

生命·書寫——以巴代的小說為例

摘要

對於經歷過多重殖民的臺灣原住民來說，創傷與認同顯然成爲他們生命書寫相當重要的母題。原住民在臺灣的歷史敘述中常被定位爲被壓迫、幾乎沒有發言權的「他者」族群位置，無可避免的成爲被書寫的另一種題材，且在這種語境之中，漢人原住民書寫中的他者，其實是複數的。後殖民論述中，Spivak 在其底層人民論述之中提到：「底層人民無法發聲，他們必須透過中介（如知識分子）才能被聽到。」本文嘗試從生命書寫的角度觀照巴代的創作歷程；以生命書寫治療歷史創傷爲切入點，爬梳原住民生命書寫，以創傷經驗重書歷史，而這樣的書寫又如何給予臺灣壓抑的原住民歷史一個聚焦的處所？

又，在殖民文化情境裡中，台灣人回應殖民論述所站立的主體位置錯綜複雜，絕非認同/反認同可輕易切割的，展現主體性的關鍵便是從反抗位置中的二元對立結構（binary structuration）解放。因著經濟、文化和政治的殖民經驗，我們應運用它來理解臺灣當代的經驗，我們必須替文化和認同的本質性問題尋求解答：原住民是什麼？它是如何走到這一步？未來又將往哪裡去？它眼前最急迫的問題與挑戰是什麼？當前身爲原住民的意義爲何？未來的意義又將如何？